

皇

清

經

解

皇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七十七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春秋大事表

無錫顧祭酒棟高著

春秋文十二年子叔姬卒論

案左氏以叔姬爲已嫁于杞被出而見絕以經文不繫杞而言絕也又因上有杞伯來朝與子叔姬卒相連憑空生出請絕叔姬而無絕昏

言立其娣以爲夫人

遂以此叔姬爲杞所絕之女而以成五

年杞叔姬來歸八年杞叔姬卒爲杞之所請繼續爲昏者揆之情事可謂大謬據今士庶之家無絕一女而更請一女之理杞何敢然魯亦安肯許既如其意以次女續昏矣二十餘年又復見絕杞何不道乃爾五年來歸八年卒于母家九年請于杞而

後來逆喪姊姊二人前後俱爲所棄杞何強暴魯何孱弱至此皆情理之必無者且旣請絕叔姬則叔姬非復夫人可不爲之服矣經又何以書其卒乎當以公穀許嫁之說爲是其許嫁不知何國與僖九年伯姬一例李氏廉更爲之說曰已許嫁于杞杞伯來朝請絕而復求其次夫叔姬方在母家杞又何從摘其短而預先請絕乎此皆以上下兩事牽合之病也杞伯自來朝魯叔姬自卒兩事本自風馬牛看作兩事自無此病若啖氏助劉氏敞呂氏大圭謂此傳當在成公八年而誤置于此亦覺費手春秋一經杞伯來朝多矣豈必有所爲左傳謬說極多豈能必求其可通與其信傳而欲易置經文何如刪傳而使經文仍舊之爲得乎

春秋文十六年毀泉臺論

案公羊傳云泉臺者郎臺也未成曰郎臺旣成曰泉臺卽莊三十一年所稱築臺于郎者諸儒俱從之以是爲彰先祖之過故譏愚統經文前後觀之而知其說非也據左氏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杜註以爲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毀之正義云臺在宮內人見蛇從宮而出毀臺并毀其宮也劉氏敞謂迷民以怪蓋取是說意泉宮當爲聲姜所居如東宮西宮之屬近在宮闈之內蛇出而夫人薨以是爲不祥故欲毀若云郎臺則郎地在今魚臺縣去魯都二百里係邊鄙之地世無邊鄙有妖青而以爲應在夫人之理卽云毀泉臺與上夫人薨各爲一事不相連屬而經于夫人薨下間

無異事不另志日月則當于是日毀矣若非爲宮內不祥急欲毀去世豈有當衰麻哭泣之時而欲改革先朝故事毀二百里以外之臺之理孫氏覺曰毀者全除之與墮異先君爲之是而毀之是毀先君之美也先君爲之非而毀之是暴先君之惡也夫事之是非且勿論而毀于聲姜薨日于情事總覺迂緩不切故知迷民以怪之說爲是也十八年二月公薨于臺下黃氏正憲謂卽其地則蛇之妖不係于聲姜而係于文公天意若曰公當從此宮出從先君于地下理未可知夫春秋之敎屬辭比事然亦有不當聯兩事爲一事者如文十二年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此自是兩事而左氏必欲強合之遂以爲杞伯之朝請絕叔姬而無絕昏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此與情理不

合子叔姬自是魯女未嫁何與杞伯來朝事耶如此年秋八月
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此因夫人薨而毀本自一事而公羊
必欲強分之遂以泉臺爲莊所築之郎臺何休注云譏臨民之
漱浣與泉字義合更極牽強夫人于是日薨泉臺于是日毀經
文所書不顯然耶傳之當從與不當從一斷以經而已矣

春秋昭八年葬陳哀公論

春秋之法內賊不討不書葬然亦有書葬者如蔡景公許悼公
是也國滅不書葬然亦有書葬者若昭八年楚人滅陳春秋書
葬陳哀公是也蔡景許悼之葬諸儒求其說而不得往往曲爲
遷就迄無一定先師高紫超先生論之曰禮成而葬者書葬委
屍而藁葬者不書葬更有逆子推刃其父欲掩其弑逆之迹告

于諸侯隆禮以葬則亦書葬春秋一皆據實書之耳善哉言乎
可謂得春秋之旨矣昭八年陳哀公之葬諸儒多異詞左氏謂
嬖人袁克葬賈服以爲葬哀公之文在殺孔奭之下指爲楚葬
孔氏又申杜預之說謂若果楚葬宜云楚人葬陳哀公如齊侯
葬紀伯姬之例不得直言葬由是註疏據左氏以爲定案矣而
後人又從而訾之趙氏謂袁克非大臣何能辦葬死君又何能
告諸侯使會葬黎氏謂陳爲楚據魯豈敢于其葬而使臣往會
之彙纂因折衷其說謂葬宜從傳文而魯往會葬則不可解楚
方滅陳諸侯震恐故下文九年春魯使叔弓會楚子于陳以致
其敬豈有先使人如陳會葬陳君之理蓋必魯會葬而後書常
例也獨此役魯未往會葬而變例得書是聖人存陳之意果若

是則魯實未有其事魯史未有其文而夫子書之是誣也矯也
欲存筆削之義而先著矯誣之筆不足以垂法後世竊謂此亦
聖人據實書之耳蓋楚棄疾奉孫吳圍陳托名討罪于哀公固
無仇也滅陳之後大葬哀公使其故臣告于諸侯遠近畢會以
示恩禮一以悅陳國之遺民一以掩四方之耳目而已因得取
國而無慙魯之往會亦承楚意而爲之與九年叔弓會楚子正
自並行不悖是則魯實會葬矣春秋安得不書葬楚實以禮葬
哀公而使魯往會矣魯之會葬固無嫌若如左氏之說則爲袁
克之私葬必不能告于諸侯也魯必不敢逢楚之怒而往會葬
也春秋何由得書故此事實撥棄左氏而信經文比事觀之較
然矣其他滅國而不書葬者或仇怨相伐俘其國君或死于其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位臣民私竊藁葬如是則魯實無由會葬也春秋安得書葬故知夫子據事直書之說而春秋之旨四達不悖諸儒紛紛之論不辨自明矣

春秋定十五年妣氏卒論 附哀十二年孟子卒

妣氏者哀公之母定公之妾也前此僖宣襄昭四妾母皆薨稱夫人葬稱小君君子譏之曰僭則妣氏之書卒而不書夫人書葬而不稱小君爲春秋許其復正乎曰不許也四妾母之稱夫人稱小君也是君之欲私厚于其母也此妣氏之不書夫人不書小君也是強臣專制陵蔑其君使君不得加厚于其母也君欲加厚其母而臣下曲意以成之其事雖非而猶出于尊君愛上之意使君不得加厚其母而舉國知有權臣不知有君上其

事雖正而實爲無父無君之尤嗚呼亂臣賊子欲肆無禮于君父其事未有不出于正者也必擇舉世所共憤賢人君子所歎息痛恨者一旦行之使舉國翕然而後可惟吾所爲而不吾忌陽虎欲作亂而先順祀先公王莽之追奪丁傳董卓之駢誅宦官皆爲移鼎之漸而春秋安得許之哉夫妣氏猶妾母至孟子爲昭之嫡夫人而亦書卒併不書葬則季之專制可見矣或謂舊史固稱夫人孟子薨夫子特削而書卒以示天下後世娶同姓之戒曰此尤悖理之甚也且娶吳爲同姓罪在昭公耳于孟子乎何尤昭公畏吳而與爲昏生以夫人之禮崇之則死自宜以夫人之禮葬之仲遂弑君之賊而宣公旣以爲大臣則當隆始終恩遇之禮故春秋書仲遂卒于垂猶釋去籥此尤筆法之

顯然可見者豈孟子之同姓反不得比于仲遂之逆賊乎哉季氏于昭公逐其身廢其嗣又弱其配使不得成禮以葬此凡有血氣之所同憤者聖人據實書之以示凡爲臣子者皆當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而顧謂季氏實以禮葬夫人夫子因其同姓而削其葬並削其號於痛心泣血之日而爲索瑕摘垢之舉且以前日昭公之罪而移罪于孟子于事爲失實于情爲非宜聖人固萬萬不出此用是知聖人之于經皆是據實書而非有意筆削其閒也前此四妾母實以夫人之禮薨之實以小君之禮葬之則春秋安得不書夫人不書小君此姒氏與孟子實未嘗以夫人之禮薨小君之禮葬則春秋安得而書夫人書小君然于其書者可以見以妾配嫡名分僭擬之嫌于其不書者有以著

強臣專制陵逼其君之實則固並行而不相悖也而十二公之或書卽位或不書卽位概可見矣

春秋桓莊二公不書大夫卒論

春秋隱爲公子翬所弑賊在內故不書葬桓薨于齊仇在外故書葬而于桓莊之大夫俱不書卒以著其反面事仇偷生隱忍以是爲舉朝無臣子也考桓莊二公歷五十年大夫之卒多矣惟于莊三十一年書公子牙卒然此當在有罪刺殺之例春秋諱之而書卒非恩禮所加故知皆仲尼削之也然宣亦繼弑而叔孫得臣之書卒何也曰春秋自僖公以前以治世之禮治之自僖公以後以亂世之禮治之以治世之禮治之者著賞罰之大公周道未衰而僖公猶可與有爲也以亂世之禮治之者著

賞罰之失柄周道大壞而春秋將夷于戰國也夫子列僖公之詩于魯頌因哀公之獲麟而作春秋其治亂之分乎僖公之作泮宮復闕宮不書于春秋而特列于頌以爲是三王之事周道其猶可爲也故于僖公以前春秋一皆以王道治之至僖公以後三桓盛矣魯之衰由三桓聖人于此詳書三桓之事以著世卿擅政之漸壞法亂紀之由至昭公則魯非復周公之魯而爲三桓之魯矣故聖人不復以王道治之以爲誅之將不可勝誅而反掩其背上無君之實觀于桓之世公子翬不書卒而定五年書季孫意如卒彼躬負大逆者且然又何論于舉朝之士大夫乎此則聖人之微意讀者當分別觀之可也

春秋左傳喪畢吉禘說

士虞禮記卒哭明日以其班祔檀弓亦言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蓋亦以周祔太早急于神其親也陸象山先生居母喪欲卒哭而祔除几筵其兄子壽疑之皆以書來問朱子朱子告以鄭氏儀禮註祔已主反于寢象山謂非經之本文不足據信朱子痛闢之以爲無論古禮但今卒哭之後便除靈席孝子之心豈能自安後儒多疑朱子謂喪禮每加以遠見于坊記喪事有進而無退見于檀弓皆主不反寢之證也鄭氏剋爲此說朱子乃棄經而信傳可乎且廟者鬼神所依寢者生人所居既祔廟而仍反于生人雜還之所于理亦覺未安余嘗考之朱子三年而祔之說蓋本程子張子之說程張之說實本左氏喪畢吉禘之說也程張俱云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寢哭

于何處必俟三年喪畢祫祭祧主藏于夾室新主乃自殯宮入于廟此特據左氏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以主與廟對稱謂主應不在廟而在寢爾未嘗據儀禮以立說也卽如春秋所稱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則以練爲斷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其說亦不同朱子謂穀梁但言壞舊廟而不言遷新主安知其非于練而遷舊主于三年而納新主耶朱子之意蓋謂三年遷新主于廟然後全以神事之其卒哭而祔則仍反主于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爾其于孝子之心則安矣而于喪事卽遠之旨相悖且旣不于廟以神其親矣不知卒哭之明日又胡爲先多此一祔也至賈疏又云惟祔祭與練祭祭在廟祭訖反主于寢其大祥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是使死者于

廟乍入乍出漫無一定既求合儀禮卒哭而祔之文又合穀梁
練而壞廟之文又欲合左氏喪畢吉禘之文拘牽遷就吾恐先
王制禮不如是之委曲也朱子謂祔與遷是兩事祔者祔于所
當入之祖廟并祭其祖是祖孫同廟而享至喪畢祖遷于高祖
廟高祖藏于夾室然後奉新死者之主入廟穀梁謂壞廟易檐
改塗正是祔以後遷以前之事此在周制則可行爾後世自漢
明帝以來天子之廟且同堂異室在士大夫則同室異龕爾四
代並在一處安得祔時祭于其祖之龕躡其父而配享乎竊謂
今日孫祔于祖斷不容泥而卒哭明日之祔既有孔子善殷之
言則亦不必以儀禮之本文爲拘也書儀家禮及前明會典俱
祔後復主于寢從鄭氏之說而家禮則告祔于卒哭而祔廟于